第十九卷 明朝野史卷(二)

白乐天 编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十九卷　明朝野史卷(二)

出 版 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书　　号: ISBN 7-104-01239-7
作　　者：白乐天
出版时间:2000-01-01

第十九卷　明朝野史卷（二）

目　录

第十九卷　明朝野史卷（二）

第五编　文武百官录

第一章　文臣野史……（3）
第一节　重臣宰辅……（3）
一、明初丞相难寿终……（3）
二、中期首辅自风流……（19）
三、明末丞宰忠为国……（83）
第二节　官场百态……（111）
一、明初官场多清廉……（111）
二、中期仕途有浊流……（135）
三、明末文臣叹几回……（182）
第二章　武将野史……（243）
第一节　将军百战旌旗归……（243）
一、开国猛将威天下……（243）
二、我以我血荐轩辕……（310）
三、去留肝胆两昆仑……（397）
第二节　武将轶事传四方……（485）
一、定国安邦统四方……（485）
二、谨业守成固国防……（487）
三、攘外殉国忠义坊……（488）

第六编　名狱奇案集

第一章　传世名狱……（497）
第一节　建文惠帝失踪案……（497）
一、从朱元璋分封诸王说起……（497）
二、朱允碼、朱棣及靖难战争……（498）

三、燕军入城、惠帝失踪……（500）
四、传言岐异、疑窦纷生……（501）
五、惠帝死亡的蛛丝马迹……（503）
第二节　永乐末年后宫惨案……（506）
第三节　明宣宗继位疑团……（508）
一、“好圣孙”朱瞻基 ……（508）
二、“夏有后人知警也” ……（511）
三、登上宝座、凝团种种……（513）
第四节　明英宗生母疑案……（515）
第五节　夺门之变景帝亡……（518）
一、宦官王振与“土木堡之变”……（518）
二、太上皇南归与易储……（522）
三、夺门之变与景帝之死……（527）
第六节　明孝宗生母之谜……（531）
第七节　郑旺妖言惑害案……（536）
第八节　宫女谋杀皇帝案……（539）
一、深夜宫变、世家遭难……（539）
二、扑朔迷离、众说纷云……（540）
第九节　棒打太子“梃击案”……（543）
一、“都人之子”与“金合之约” ……（543）
二、前后妖书之案……（546）
三、梃击太子……（548）
第十节　“红丸案”和“移宫案”……（552）
一、红丸案……（552）
二、移宫案……（554）
第二章　朝野奇案……（559）
第一节　杀人命案……（559）
一、风吹红罗裙……（559）
二、货郎埋尸案……（562）
三、三枯井死尸案……（564）
四、抢亲杀人案……（566）
五、荆花毒农夫……（567）
六、诈死逃婚案……（568）
七、小卫　杀人……（569）
八、胭脂被骗案……（57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九、火赤链谋杀……（576）
十、血鞋印奇案……（579）
第二节　怪案疑案……（581）
一、借钱不还案……（581）
二、假尸诈银案……（583）
三、巧骗银钱案……（583）
四、打乖儿棍骗……（584）
五、智审十五贯……（585）
六、贼栽赃陷案……（586）
七、雷州盗贼记……（587）
八、杜有美娶妻……（588）
九、强盗诬告案……（591）
十、抢钱反诬讼……（591）
十一、三夫争一妻……（592）
十二、吸毒控忤逆……（594）
十三、葛青天智断……（594）
十四、谋妇杀子案……（595）
十五、新房惨叫声……（598）

第七编　名士列女传

第一章　名士野史……（603）
第一节　江山代有才人出……（603）
一、逸于运外的五隐士……（603）
二、风流江南唐伯虎……（609）
三、三绝传世文徵明……（620）
四、坎坷终身李梦阳……（630）
五、一代文宗归有光……（639）
六、博学多才王世贞……（651）
七、悲歌傲气吴承恩……（658）
八、为情呐喊汤显祖……（675）
九、书画双绝董其昌……（703）
十、独抒性灵袁宏道……（712）
十一、博学卓识冯梦龙……（726）
十二、以死抗争何心隐……（735）

十三、李贽拼死抗礼教……（740）
十四、少年才子夏完淳……（746）
十五、儒宗名隐孙奇逢……（756）
十六、首倡公揭陈贞慧……（760）
十七、身入空门方以智……（768）
十八、风流倜傥冒辟疆……（783）
十九、自毁晚节的侯方域……（796）
二十、梦断沉香项墨林……（810）
第二节　文人自古多轶事……（812）
一、留须表节……（812）
二、云林逸事……（813）
三、日下烤火……（816）
四、志在四方……（816）
五、永乐大典……（816）
六、不计私怨……（816）
七、杨鼎拒婚……（816）
八、不摆架子……（817）
九、曹鼐自制……（817）
十、大用救师……（817）
十一、诗才敏捷……（817）
十二、耗纸鬼才……（818）
十三、天眼开合……（818）
十四、狂生盛遇……（818）
十五、钱塘张氏……（819）
十六、秀才不贫……（819）
十七、一峰无私……（819）
十八、蓄髯明志……（819）
第三节　茶余饭后话谈资……（819）
一、贫士风志……（819）
二、唐皋非命……（820）
三、对句巧累……（820）
四、陆沧浪记……（820）
五、杜镐博文……（821）
六、诗债未了……（821）
七、茂本妙对……（821）

八、实学之风…… (821)
九、留我题诗…… (821)
十、自有典故…… (822)
十一、张饮李醉…… (822)
十二、贾逵舌耕…… (822)
十三、犨袁景休…… (822)
十四、何益国事…… (823)
十五、少年夺魁…… (823)
十六、好恶取仕…… (823)

第五编

文武百官录

第一章　文臣野史

第一节　重臣宰辅

一、明初丞相难寿终

(一) 李善长

李善长原籍安徽歙县，后迁至定远县。《明史》说他“以布衣徒步，能择主于草昧之初，委身戮力，赞成鸿业，遂得剖符开国，列爵上公。”他是明代开国元勋，官至左丞相，封韩国公。在功臣中列为第一。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朱元璋突然将他罗致到“胡惟庸案”中，开刀问斩，“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李善长含冤而死，在史籍上早有定论。

1. 功高盖世位居第一

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红巾军大起义的烈火，在淮河两岸越烧越旺。第二年，从濠州皇爵寺出来的一位僧徒——朱元璋，也参加反元斗争的行列。两年后，朱元璋略滁阳，路经定远，李善长在道旁迎接。朱元璋得知其是一位知书识礼的儒士，特别高兴，遂以礼相待，留掌书记。有一次朱元璋问他：“四方征伐，何时定乎？”李善长当即回答：“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大为赞赏。从此，他视李善长为知己，令其参预机务，主馈饷，深受重用。当朱元璋威名日振，诸将来归者与日俱增，李善长便认真考察，辨贤愚，别优劣，量才录用，朱元璋无不言听计从。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军中，时时事事忠心耿耿地为其效力。朱元璋的主帅郭子兴为人暴躁，忌能护短，又好猜疑。朱元璋虽受宠用但处境险恶。郭子兴有时听信谗言，疑朱元璋欲夺其位，于是收回朱元璋一部分兵权，还有意把李善长置于自己的麾下，以分割他们的联系。李善长“固谢弗往”，婉言谢绝了。通过患难与共的生活考验，朱元璋更加信任李善长。反过来，李善长对朱元璋这位年轻的统帅谋略过人，武勇出众亦

深为佩服。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下和州，李善长帮助他出谋划策，整肃军纪，争取民心；并以和州为据点，发展势力，巩固后方。不久，朱元璋帅众渡长江，拔采石，趋太平，克集庆，并以集庆为根据地，西征陈友谅，南攻张士诚，东平方国珍，乃至北伐大都，李善长都参预帷幄。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战，大半个中国已在朱元璋的控制之下了。为了实现“成帝业”的目标，1368年，李善长和刘基、朱升等一批功臣，向朱元璋“劝进”，终于使朱元璋在金陵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大明王朝由此开始了。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授李善长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赐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制词比之萧何。”在新王朝中，李善长是“承受诏旨，出纳王命”的第一位丞相。

2.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中国历史上皇权与相权在官僚制度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君相之间还可以相维相系，宰相协助君主理万机，君主依靠宰相御天下。朱元璋早在称吴国公的时候，便已设立了宰相的职位。至明初，宰相都称为丞相，共有左、右二员，明初尚左，居左丞相的是李善长，居右丞相的则是徐达。那时丞相的任所称为中书省，徐达在位两年余，大都率领军队出征实际没有履职，李善长任丞相不久，因病致仕家居。继李、徐而任职丞相的有汪广洋和胡惟庸。有明一代，曾任职丞相的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遂导致后来李善长满门被斩又一桩冤案。

朱元璋在即帝位之后，逐渐感到帝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虽几经设法加以调整，但并不令他满意，最后才决意废除这一制度。特别令朱元璋坐寝不安的历史教训时常盘桓在他的脑海里。如：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都是以相权压倒帝权的有名人物。而在实际生活中，君相之间的权力冲突日益加剧，导致朱元璋和李善长之间关系也逐渐疏远，竟至互为敌意。这是因为当年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李善长敢于任事，当机独断，原是极可赞许的长处，而在建国后的左丞相任上，他还是如此行事，则不免被目为独断专行，招致已登大位的皇帝视为不能容忍的行为了。所谓“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历史事实都为此作了例证。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便泛舟五湖；张良在辅佐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便飘然远行；朱升在帮助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不久，便乞求告老还乡。这些慧眼识人君的人臣，由于能够看清时势的变易而“鸟尽弓藏”，也不仅是为了洁身自好，而更重要的还是向往能够以终天年和为子孙计。李善长辅佐朱元璋建功立业，类似范蠡和张良，他与朱升更是袍泽同俦。但在功成身退上却未能像他们那样干脆利索。不过，他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洪武四年李善长患病在家，自觉多日未能前往中书省治事，心有未安，便上疏恳请致仕。这样做的目的，一则是略示居其位而不能任其事心有不安；二则也是以此作探试，看看皇帝对他的态度究竟如何。这种做法，也是历代某些权臣所惯用的。李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长想，疏文递上之后，皇帝温谕慰留是肯定的，只不过慰留达到何种程度。但是，出乎他的意外，朱元璋得到奏疏之后，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而是顺其所请，立即准其致仕，这对李善长来说，无异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实在感到寒心。

朱元璋自己也很明白这种做法似乎太绝情了，于是赐给他一些土地、守冢户、仪仗士，并对李善长的家人也特加恩礼。到洪武九年更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为妻，恩遇更见加重。这样，李祺便成为位在伯爵之上的驸马都尉，李善长也成了国戚。从表面上看来，关系比以前仿佛更为亲密了。其实，在那种污浊的政治生活中，这不过是一种常见的伎俩而已。

朱元璋经过多方权衡，最后选中了汪广洋接替李善长的相位。汪广洋遇事很能深思，小心谨慎，“廉明持重，善理繁剧”，为朱元璋素所深知。但最后也不免“赐敕诛之”的下场。

李善长虽说致仕家居，却仍居住在京，对朝廷政务依然颇有影响，而且中书省的属员，大都是他一手提拔、安置的。人虽去职，威望仍在，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遥控朝政。在汪广洋为相期间，朝廷遇有大事，每常加以咨询。李善长掌握了朱元璋对汪广洋日渐感到失望的情况以后，于是因势乘便，把与自己关系甚密的胡惟庸推荐为中书省。

胡惟庸很早便以精明干练受知于李善长，曾多次受到他的推荐和提拔。他们之间的情谊日见深厚，后来便成了亲戚，胡惟庸把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李善长把胡惟庸荐入中书省，一则是由于彼此关系密切，有利于他对朝政的遥控；再则也是看出了汪广洋势位难保，以便由胡惟庸接替他的相位。

朱元璋早就感到汪广洋实非相才，入居中书省后，“无所建白”，不久，便把他“左迁”为广东参政。

汪广洋被贬到广东任参政，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并且知道挤走他的虽是胡惟庸，而在暗中主谋的却还是李善长，便怀着一肚子怨气离京赴任，私下决心要设法加以报复，以平这口怨气。汪广洋虽然远在广东，对李善长的所作所为，却时刻加以注意，一点也不放过。就在这个时候，汪广洋被召为左御史大夫，监察百官正是他的职责。到洪武九年已把李善长的不法行为搜集到了很多，于是和右御史大夫陈宁合疏参劾，列举了种种罪行，李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不问候。”这是犯有“大不敬”之罪何能容忍？李善长的岁禄被削减一千八百石。这实际上无异是对李善长的一次警告。通过阅示这道奏疏，朱元璋想到汪广洋与李善长、胡惟庸原本就很不和，如果把汪广洋调回中书省，与胡惟庸“同相”，这对胡、李二人会起到监视作用，他们也不敢相互勾结，遇事欺瞒了。主意决定，于是就在洪武十年九月，先将胡惟庸升为左相，同时又把汪广洋从御史大夫任上调进中书省任为右相。这样的人事安排，用意很深。升任胡惟庸为左相，是因为办事还想靠他。用汪广洋为右相不过作为朱元璋的耳目，是要让他起到监视的作用。

3.“胡惟庸谋反”一案的爆发

“胡惟庸谋反”一案是致李善长冤死的引发点。朱元璋是权力欲极强的人，凡事都要自己做主，但是丞相一职，却对皇帝的至高权力起了分权和牵制作用。因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就显得尤为突出。胡惟庸又是一个依权仗势，专横跋扈的人物，他在朝中结党营私，组成一个淮人官僚集团，排斥异己，独操生杀黜陟大权。与朱元璋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猜疑的雄主当然如同水火。朱元璋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些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并发现胡惟庸与李善长往来甚密，他更加不满，由此而对丞相制深恶痛绝。朱元璋常常用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治国的借鉴。他曾指出:“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君天下者，皆不鉴秦相之患，相继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既有历史的教训，又有现实的情况，于是决心废除丞相制度，以期永固皇权，而要废除丞相制，自然要先向胡惟庸开刀。

在朱元璋向胡惟庸开刀之前，刘基突然暴卒，有人说这是胡惟庸毒死的。这件事是真是假，当属疑案。但这正可被朱元璋用来作为加罪于胡惟庸的一个把柄。刘基是朱元璋的谋臣之一，亲密异于常人，对刘基的暴卒，他自然要根究明白。他想，刘基被胡惟庸命人用毒药谋害，汪广洋一定会很清楚，因此把汪广洋召入宫中密加询问，想从他那里得到证实。汪广洋虽和胡惟庸有隙，但他是个持身以正、小心谨慎的人，既不愿捏造事实，陷人以罪，也不想传布谣言，行涉轻薄。而是采用息事宁人、一了百了的办法，对于刘基被害的传言，他是持否定态度的，当朱元璋问他时，竟说:“无有。”汪广洋的回答正是朱元璋不愿听的。因此，“帝怒责广洋朋欺，贬海南，舟次太平，帝追广洋赐死。”

处死汪广洋，是给功臣们一点眼色看看，这对胡惟庸的震动更大。因为右丞既死，左丞自是岌岌可危。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一年，胡惟庸的大祸降临了。

御史中丞涂节，掌握朱元璋的心态，首告胡惟庸结党谋反；与之相呼应的另一个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也揭发其诸多谋反活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杀丞相胡惟庸；又以镇压奸党为名，株连蔓引，诛杀了一些公侯、大官僚，并乘机取消了中书省。还立下家法，以后不许再设丞相一职。从此，由秦始皇开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的丞相制度废掉了，皇帝成为综揽政事最大的独裁者。胡惟庸虽死，这个“谋反”案并未了结。此后，凡是心怀不满、骄横跋扈、对皇家统治者有危险的文武官员，都被指控为胡党罪犯而抄家灭族。这案件持续了十余年。后来，李善长也是被列为胡党而被杀的。

4.罗列“莫须有”的罪状

胡惟庸被诛，只是朱元璋屠杀功臣的开始，从此，“坐党死者甚众”，李善长自然在所难免。因为胡惟庸是李善长亲自举荐的，且两人过从甚密。杀胡惟庸岂能不杀李

善长？但李善长随朱元璋时间较长，功劳卓著，位极人臣，影响较大。要想杀李善长，必须罗致罪状方能下刀。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要惩治李善长，最后的办法莫如把他列入“胡党”中加以问罪。朱元璋正是这样做的，洪武十八年，有人告李善长的弟弟太仆丞李存义及其子李伸、李佑皆为“惟庸党”。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是朱元璋的授意所为。李存义父子既是“惟庸党”，善长的“坐诛”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事隔五年即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时年已七十有七，一场满门抄斩的灾难终于到来了。

导火线是这样引起的。当时有一批在京城的人犯了罪要发配到边境，其中有一位叫丁斌的与善长有“私亲”，善长为其说情，而丁斌又曾经“给事惟庸家”，于是朱元璋便抓到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向李善长问罪了。先是逼丁斌揭发李存义往日“交通”胡惟庸的情状。遂逮捕了李存义父子，并逼李存义交代李善长与胡惟庸的交往过程。特别是李存义揭发胡惟庸劝善长一同谋反的事实，善长虽不愿为，“然颇心动”。仅此一罪，足够问斩了。再加上又有人告李善长包庇胡惟庸派往捕鱼儿海（今内蒙古东部贝尔湖）与蓝玉联系的“使者”封绩，对这件事“匿不以闻”。

事情发展至此，“罪证”俱在，李善长将获重罪已成定局，他的左右也突然“叛变”了。首先是他的仆人们，大家为了免祸，便都纷纷出头首告，把李、胡之间如何密切往来，如何互通贿赂，如何时常摒人密谈等等，都分别揭发出来。编造“莫须有”的罪名，罗列李善长的罪状，而揭发的事实，又前后不一，互相抵牾，均不能成立，可见所谓李善长的罪状是站不住脚的。

5. 开刀问斩谁之罪

洪武二十三年，偏巧那时又适有星变，据占者说，星变应主折伤大臣。这一下可成了李善长最后的一道致命符，加速了朱元璋除掉李善长的决心，于是立颁严敕，说李善长系“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样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　、毛麒、李伯　、丁玉等，都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判处死刑。这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被赐死，自缢，并株连九族，“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其儿子李芳、李茂等人，由于临安公主之故得到恩免，没有被杀。但是就连临安公主也和他们一样，都被逐出京外，迁徙到江浦去居住了。

为了把李善长的罪状昭告于天下，以见其罪有应得，朱元璋还把李善长及其从犯的供词勒为一书，名曰《昭示奸党录》，印出多册，发往各地，俾众周知。其意一在晓谕臣民，使知所惧戒，不敢再行谋逆；二则也是昭示李善长等都是罪有应得，并不是他大杀功臣。

李善长受祸最惨，当时朝廷内外，人们觉得实在太冤。但在皇帝十分震怒、连年大杀大砍的日子里，敢于为他伸冤的人却又极少。然而，并不怕死、敢说真话的人，终

究还是随时都有。就在李善长被杀的次年，仍有刚直之士愤愤不平，为之鸣冤叫屈。户部郎中王国用冒死向朱元璋陈言，为李善长洗冤辩白，其言词之凿凿可说是掷地有声。他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王国用的以上辩白，句句入情入理，朱元璋看了这篇上书，幸好还未引起龙颜勃怒。王国用竟像没有上过书一样，平平安安地就过来了。显然，朱元璋也是自知理亏，默认了自己杀李善长的过错，正是朱元璋的精明老练之处。书中所说的一切，他自己也都清楚，把这些都远远抛开，不再提起，倒是最聪明的办法。但也未能“作戒将来”。在李善长被杀后的三年，“蓝玉案”又发生了，被杀者一万五千人。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杀戮了数万功臣名将，制造了一桩又一桩冤假错案，议者多谓是为巩固其子孙的皇位而扫清障碍；除此之外，难道与这位游民出身的皇帝长期形成的流氓性格不无关系吗?!

(二) 汪广洋

汪广洋 (？—1379)，字朝宗，江苏高邮人，后因元朝末年战乱举家流落到安徽太平。明太祖朱元璋参加红巾军起义单独组建一支队伍后，将其提升为元帅府令史，以后逐步升迁为行省都事，中书右司郎中。经常辅佐常遇春军务，不久因战功参政。

洪武元年 (1368)，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为建立进攻基地，先平定了山东，明太祖因汪广洋办事稳重、周祥，任命其为山东行中书平章，负责抚辑民生。后升为中央中书省参政。洪武三年，因左丞相李善长有病，升汪广洋为中书左丞，不久遭到右丞杨宪弹劾其未能尽心赡养老母。明太祖对其进行切责，并将其罢职还乡。以后杨宪因触犯明太祖被杀，汪广洋被诏还京师，不久出任广东行省参政。以后又调回京师任左御史大夫。洪武十年拜升为右丞相。汪广洋一生嗜酒，因胡惟庸这时为左丞相独揽大权，汪广洋只是陪衬而已，明太祖对此不满，多次告诫他。洪武十二年，中书省中丞涂节告发大臣刘基为胡惟庸投毒害死，汪广洋参与了其事，明太祖召汪广洋寻问，汪广洋予以否认，明太祖大怒，责备汪广洋欺瞒结党，将其贬职到广州，当汪广洋被押送到安徽太平时，明太祖又命人传旨，将其诛杀。

汪广洋青年时即投身朱元璋起义军，贯通经史，为人宽和厚重，但性格懦弱，对胡惟庸的专权作恶不敢抵制揭发而终受其害。

(三) 胡惟庸

1. 亲信重臣　专权用事

胡惟庸 (？—1380)，安徽定远人，明太祖朱元璋的功臣之一。元朝末年，胡惟庸在和州投奔了明太祖朱元璋，被授任元帅府奏差。不久转宣抚使，又转任宁国主簿，后进升为知县，再升为吉安通判，不久擢拔为湖广佥事。洪武元年，胡惟庸被召任太常少卿，再进升为太常寺正卿。

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以后，他又代替汪广洋担任了左丞相一职。洪武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广洋被贬降为广东行省参政，明太祖以右丞相人选难择，很长时间没有设置右丞相，所以胡惟庸以左丞相的身份独专相府事务。同年七月，胡惟庸被提拔为右丞相。过了一段时间，明太祖朱元璋又改任胡惟庸为左丞相，而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

朱元璋认为胡惟庸有才能，对他恩宠任用。胡惟庸也自勉勤事，曾经以拘执小节迎合朱元璋的意图，明太祖对他的恩宠日盛，好些年独自担任丞相。甚至胡惟庸处死和黜陟某些官员，都不用奏请明太祖，胡惟庸自己就可以直接决定。内外诸司大臣上书向明太祖朱元璋奏事，都要经胡惟庸将疏奏取来查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疏奏，胡惟庸就把它们藏匿起来不报告给明太祖。四方急于进取功名的人和那些失职的功臣武夫，争相到胡惟庸家门，行贿馈赠大量的金帛、名马、古玩等物，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奸行深为痛恨，在明太祖朱元璋面前从容列数胡惟庸的罪行。于是胡惟庸诱使徐达的看门人福寿图谋徐达，结果被福寿予以告发。

御史中丞刘基也曾经说过胡惟庸的短处。以后刘基患病，明太祖派遣胡惟庸带领医生去看他，胡惟庸于是投毒暗害了刘基。刘基死后，胡惟庸做事更加无所顾忌。他和太师李善长相互勾结，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从子李佑为妻。学士吴伯宗对胡惟庸进行了弹劾几乎惹来灭顶之灾。从此，胡惟庸的势力更加炽张。他老家定远县的旧宅有一口井，井里忽然生出了石笋，高出水面好几尺，阿谀奉迎的人们纷纷争引符瑞，又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冢上夜里都有明亮夜空的火光。胡惟庸听了更加高兴，自以为是，遂有不轨的图谋。

2. 心中不满　暗中谋反

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用四匹马拉的车子。明太祖对他很生气，斥责陆仲亨说:“现在中原地区战火焚烧不久，人民刚刚恢复劳动生产，登记户口，购买马匹，生活十分艰苦。假使朝廷的官吏们都效仿你的所作所为，老百姓即便是卖掉全

部子女也不能满足你的奢求!”便罚他到代县捕捉盗贼。平凉侯费聚奉朱元璋之命安抚苏州的军民们，但费聚却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明太祖对费聚很恼怒，责令他前往西北地区去招降蒙古人。费聚到西北后没取得什么进展，明太祖又对他加以申斥。陆仲亨、费聚二人十分恐慌害怕。胡惟庸暗地里用权力胁迫引诱这二个人，陆仲亨、费聚二人平素鲁莽傻勇，看到胡惟庸正在当权用事，便与胡惟庸密相往来。

有一次，陆仲亨、费聚路过胡惟庸家受邀宴饮。喝酒到了兴头上，胡惟庸把左右的人打发下去，对陆、费二人说:“我们这些人所做都是不法之事，一旦被皇帝发觉，那会怎么办?”陆、费二人听了胡惟庸的话更加恐慌，于是，胡惟庸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陆仲亨、费聚，让他们二个人在外面招兵买马。

胡惟庸又曾经让心腹陈宁到兵部批阅全国各地的军马籍，命令都督毛骧把卫士刘遇贤以及亡命之徒魏文进等人作为心腹，并说:“我以后在非常时期将对他们有所任用。”太仆寺丞李存义是李善长的弟弟，又是胡惟庸女婿李佑的父亲。胡惟庸也叫李存义暗中去动员李善长谋反，李善长年纪已经老了，无法坚决拒绝胡惟庸，开始时不同意和胡惟庸一起干，最后推脱不掉只好勉强同意。胡惟庸更加以为谋反可以取得成功，于是，他就派遣明州卫指挥使林贤渡海招诱倭寇，让倭寇按期响应他。另外，胡惟庸又派元朝的旧臣递送书信给元朝的继承者，表示向元朝的继承者俯首称臣，也约请蒙古军队在外面响应他的叛乱。但造反的事都还没来得及实行。正赶上胡惟庸的儿子在街上骑马，摔死在车下。胡惟庸将驾驶车辆的人处死了。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后十分生气，命令胡惟庸给死者偿命。胡惟庸乞求给死者的家属一些金帛，但朱元璋不准许。胡惟庸更加害怕，于是就和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密谋起事造反，并暗中通知全国各地以及追随自己的武将，让他们予以响应。

3. 事泄身死　诛连九族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来向明朝进贡，胡惟庸等人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给朱元璋。宦官出来见到占城贡使，入宫向明太祖奏明情况。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后十分愤怒，下敕责怪有关机构的大臣，胡惟庸和汪广洋顿首向明太祖谢罪，并把责任归咎于礼部，礼部尚书等官吏推委到中书省头上，明太祖朱元璋更加气愤，把诸位大臣都关起来，追问其主要责任。没有多久，明太祖就赐死汪广洋，汪广洋的妾陈氏也殉葬而死。明太祖经过询问陈氏有关情况，才知道汪广洋的妾陈氏就是没入官府的陈知县的女儿。明太祖勃然大怒，说道:“没入官府的妇人女子，只配给武将功臣家，文臣怎么能得到呢?”于是命令司法机构进行调查。于是，明中央政府发现了胡惟庸及六部堂属官员们都受牵连，应当抵罪。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上书朝廷，告发胡惟庸企图政变的罪行。另有一御史中丞也把胡惟庸的秘密活动报告了朝廷。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后极为愤怒，下令把他们交给廷臣官员严加审讯，供词中也涉及到陈宁和涂节两人。廷臣们说:“涂节本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